



▲從內地來港的黃孝達，不經不覺已在香港生活四十多年。



▲黃孝達水墨作品《維港紅帆》。

編者按：

十一月底佳士得「中國近現代及當代書畫」拍賣中，本地畫家黃孝達的水墨作品《維港紅帆》以一百二十一萬港元落槌成交，不僅創下他個人作品的最高成交紀錄，也是在世的本地畫家作品在藝術品市場中少見的高價。

而這樣一幅被市場、專家認可的作品，卻是黃孝達在過去幾年中一直試圖捐贈與香港藝術館而無果之作。以黃孝達為代表的南來畫家，一直以來都是香港本地畫家的重要組成，卻又始終和這座城市維持着似遠似近的微妙關係。面對國家「十四五」規劃提出支持香港建設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這一群體該如何在其中立有一席之地？

南來畫家盼一席之地

黃孝達打拚逾40年「紅帆」從未駛離維港

「我的家原來在北京，我來香港四十多年，做過苦力，一點點打拚到現在，已經很適應這裏的生活環境。」七十五歲的本地著名畫家黃孝達在談到《維港紅帆》這幅作品時說：「這隻紅帆，也許剛好可以反映到很多新來港的人對這片土地的一份感情。」這是一隻永遠不會離開維港的船，卻在創作時被黃孝達安排在畫面最邊緣的右上方，同前方兩岸的繁華掠影，彼此靠近而又漂離，就像作為一個具內地背景的本地藝術家，在這個城市中的樣子。

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（文、圖）



▲亞洲首間全球性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M+，位於西九文化區。



►香港藝術館於二〇一九年重開。



黃孝達另一幅以維港作主題的畫作《維港暮色》。

一隻紅帆，一隻如星火般小小的紅帆，熒熒漂於維港之灣；在它面前，是巨大如怪獸般的石屎森林，是繁華的、燈紅酒綠、五彩繽紛的維港兩岸。這是黃孝達《維港紅帆》中的畫面。

這幅作品創作於二〇一八年，當時他在北京舉辦個展，為突顯香港畫家的身份，因而創作了這個作品。

畫外音：作品欲捐藝術館無果

黃孝達是一位十分勤勉的藝術家，他的工作室位於九龍灣的工廈中，他和太太總是每天清早吃過早餐，就來到工作室開始工作，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我們幾乎只休息大年初一一天」。《維港紅帆》是他創作時長最久的作品，「畫了三個月。」

在香港，凡畫風景的畫家幾乎都畫過維港，黃孝達筆下的維港，要如何區別於已經存在過的千千萬萬的（畫中）維港？一百八十厘米見方的作品，他一盞燈一盞燈、一個窗戶一個窗戶地畫，「畫到後面，有點懶住了。」黃孝達說：「一直想不到很好的方法去表達這個主題。」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想到有次在某個遊艇俱樂部吃飯時，看到的一幕令他印象深刻的景象：「在維多利亞港靠近中隧（紅磡海底隧道）的地方，有一隻紅色的帆船。在夜晚，不

知道是因為打了紅光還是因為船本身就是紅色的，非常耀眼。」後來黃孝達了解到，這是一隻屬於旅遊發展局的船，專門接待遊客，「白天可能環島遊，晚上就帶他們看看香港的夜景。」他想，這隻船也許可以代表自己的某一種身份和想法。

《維港紅帆》創作完成後，不少朋友向黃孝達提出了購藏的意向，但他始終沒有同意。「在我心裏，這幅畫有一個最適合它的歸宿，是香港藝術館，即便要我免費捐贈，也是可以的。」他補充道：「如果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（註：二〇〇九年改名為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）還有舉辦，我相信這幅作品會通過雙年展而被藝術館收藏。」

畫面上那個幾乎要看不見的紅點，是一隻在地理意義上百分之百屬於維港的紅帆。它戰戰兢兢、隻影立於繁華的入口，在畫面上形成極大張力，正如畫家自己與這座城市的關係。

遺憾：失去展示東方媒介平台

「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我拿過三次獎，這是香港唯一一個評委的資格和水準都很高的官方專業性獎項。但是二〇一二年之後，突然就沒有了下文。」黃孝達對此難掩遺憾：「當時的雙年展，有東方媒介，為傳統藝術風格的作品提供了平台和空間，

不像現在的香港展覽，盡是西方意識的作品。」

對於黃孝達這樣的南來畫家而言，失去了雙年展，就失去了最大的展示平台；且他認為藝術館的收藏標準並不明晰，「它們的收藏途徑我們都搞不懂。十年來我沒參加過藝術館的展覽，我現在覺得自己有些挺好的作品，找不到地方展覽。」

「從內地來到香港的畫家，不要說受重視，不受歧視都有點難。」看着那些和自己同年獲獎或是獲獎次數不如自己多的畫家的作品，一幅幅在香港藝術館展出，黃孝達不無委屈。他懷疑這和自己的身份有關，「近十年中，我沒見過香港藝術館展出中國美協藝術家的作品，我問了周圍的人，大家也沒見過。而作為當前比較大型的、容納了眾多南來藝術家的香港美協，對此似乎也無能為力，目前美協在香港的聲音還不夠洪亮，香港藝術界有些人並不當我們是回事兒。」

「我現在等不了。」今年已經七十五歲的黃孝達嘆息，已經感受到自己衰老的跡象：「我的記憶力在衰退。我想這幾年對我而言比較關鍵，要考慮身後名了。」黃孝達最終放棄了將《維港紅帆》贈與香港藝術館的想法，「我想買家花這麼多錢買回家，也會好好收藏的。」

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／資料圖片

「香港業餘畫家是全世界畫得最好的」

豪言快語

在香港，如黃孝達一般有着內地背景，但又扎根於此的畫家並不少。除了畫家身份，他們有的在高校教書，如周晉、熊海、廖井梅；有的身兼香港美協等社會重任，如林天行；還有如黃孝達一般的商人、「業餘畫家」。

儘管早在多年前已經拿過多次雙年展

獎，黃孝達說自己「七十歲才開始能成為專業畫家。」在生活成本高企、凡事幾乎皆向「利」看的當下，以繪畫為生並不容易。對南來畫家而言，更是難上加難。

「來到香港之後，我發現只靠繪畫是沒辦法餬口的，所以我去了做生意。」黃孝達說：「後來曾經因為沒有文憑且不會英語，又失去了在大學教授繪畫的

機會。」不過，他對此頗為樂觀，「業餘畫家的最大特點是不為五斗米而折腰，大家有正常的工作，可以養活妻兒老小，不必為了賣畫改變自己的風格。」他笑言：「像馮永基、呂壽琨，還有當年的王無邪等，也是非全職畫家。我毫不慚愧地講，香港的業餘畫家是全世界畫得最好的。」

本地藝術家有價有市

高拍價啟示

採訪結束後不久，十一月三十日，黃孝達

畫作《維港紅帆》在佳士得以一百二十一萬元的高價成交予私人買家。作為黃孝達當前作品的主要代理畫廊，明畫廊總監林沙洲提到，他們此前對於《維港紅帆》的估價在六十到八十萬元，預計一百萬元成交；最終成交價格比預計多出四分之一，可謂相當理想。

一方面，這個結果有賴於黃孝達作品自身的高質量。佳士得負責中國當代水墨的專家Carmen認為，《維港紅帆》是黃孝達少見尺寸較大的作品，較好地呈現出他在筆墨控制和光影描摹方面獨特的藝術特色；另外，十分重要的一點是，這件作品在二〇二〇年曾代表香港參加第十三屆全國美展，這是由國家文化和旅遊部、中國文聯、中國美術家協會聯合舉辦，內地美術界最權威、規模最大的頂級展覽。「通過畫香港的海港，引發了我們很多藏家對其中愛港情懷的共鳴。」

另一方面，也得益於本地藝術

市場的發展。林沙洲表示，近年，香港畫家作品的市價已經翻了好幾倍。「比如說，呂壽琨作品五年前的價格基本在幾萬到幾十萬元，現在可以到幾百萬元。」他還談到，當前在中國現當代藝術方面，買家更看重作品的觀賞性、裝飾性，而非收藏性。「當前香港本地畫家的作品，最貴的可能在十萬一平方（方）尺左右，也不是非常貴；且大家相信香港藝術家未來發展的前景比較好，這些都有利於本地市場的發展。」

林沙洲說：「相信這次《維港紅帆》在拍賣市場上的成功，也會對之後（的發展）有很大的鼓舞。」



孰輕孰重

作品內涵VS技術創新

香港是一個喜歡創新、跨界、融合的城市，藝術領域概莫能外。無論是嶺南畫派還是新水墨，都是折衷中西，融合創新的。但黃孝達始終堅持以傳統水墨來表達文人思想。「我認為作品的精神與內涵，比技術上的創新更加重要。」然而，隨着香港藝術館的重新開幕、M+

的落成，他感到傳統的空間正在被擠壓，「像馮永基這樣的水墨畫家，去到藝術館只能搞裝置藝術，我感覺這是對水墨的歧視。」

採訪當天，黃孝達正在工作室準備

個展「尚善飯，黃孝達藝術展」，這個

剛剛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落下帷幕的展覽，

是黃孝達在這裏走過的第40個年頭。

他說：「我喜歡香港，我喜歡香港的

美術館，我喜歡香港的美術館。」

他說：「我喜歡香港，我喜歡香港的